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表

懷石李翁墓表

李氏之先為崑山人而業儒高帝時崑山之占儒籍者  
首盧氏而李為第六家時以比故中原盧李二姓云有

光祿丞某者生七子長易州守其次道州司訓某又次為蘭石公某饒陰德應鄉飲賓有二子而公其季也諱棠字某少治經術有聲而奪於病弗竟就因傍曉軒岐家言不復稱仕進矣而郡邑之習經術者爭延而致之塾翁素貧食竈於家而自師道成則徃徃致美以養蘭石公尋歿慟哭且減性築廬墓所者久之乃自號懷石曰棠也爾忘而父之為蘭石乎是時獨母潘在因推父遺田廬器物以歸伯氏而奉潘居外箸益精匕筯以薦

潘甘之曰幾使亡有伯也亡何潘亦歿翁鬻外著以葬亦不以煩伯氏邑里人咸稱李氏子孝廉孝廉當是時翁弟子雖日益進然其餽不過修脯束帛以其訾畫什一小具家而遽好仁義急施予既習醫則多儲藥以活貧者歲饑道遇殍未及殊扶而返之舍食之肥而聽其去不復問如是至再三曰吾自行吾不忍耳不以為彼德也一日自吳門歸而舟之旅竊其橐金去或曰是可跡也翁謂人固未易跡籍令跡得之彼何以具面目天

地哉卒弗跡也翁雖奪於病不獲用經術顯然中不能無望之而有子同芳其治經精甚又工屬文教授諸弟子所薦十倍於翁時翁乃徙居城南築精舍雜詩卉竹環之稍稍斥買古圖籍釀清醑不復別擇客至則留與樂飲懽笑窮旦夕以為恒而會族有爭墓壙者中翁父子以危法尋白會其人暴疾得死子亦死翁遺其孫金俾葬壙地傍而築室以居曰如是而死者可瞑也故居為隣惡少年所睥睨每雨輒更版築而侵焉翁弗之校

其後伺翁避島寇入城盡掠其藏而火之事發翁亦弗肯窮治已而同芳拔萃高等入太學舉鄉薦最後薦於南宮為第二人廷試唱名復高第報至翁始大喜語所親吾願畢矣已而涕洟淫交於頤曰先君以屬我不能得之我我乃能得之子何以毋覲地下也亡何同芳拜尚書刑部主事使使迎翁至邸中養翁欣然曰野人生不識長安何狀當一行至邸比部手選酒炙而盛服進之甚樂也一日忽謳吟思歸曰吾生平游不能過數百

里而今者渡大江眺金焦歷徐沛鄒魯之墟得縱觀天  
子宮闕壯麗車旂冠服之盛吾願飽矣不歸者且寒我  
雞豚社比部長跪泣留乃曰先壘迫水而堤善潰西關  
堤亦善潰潰則侵里今歲月離畢多雨吾弗歸弗治也  
於是徑歸鳩工石益二堤堤成而翁疾矣翁之少時屢  
病行百餘武輒喘既自為藥則漸強中歲益強半日徒  
步五十里不告疲也晚而病濕脰弱幾復如少時尤畏  
接豪貴人多謝不任邑禮之鄉飲亦不赴而於其弔喪

問病唯謹乃至故人酒社強自力赴之如赴尚書期也  
病脾至革脩然顧比部之弟聯芳曰強為善而已毋累  
而兄遂卒得壽七十有八翁生平倜儻敦信誼不寢然  
諾治家肅而不苛雅善吟咏時時集古方有刑家百詠  
原病治效諸書藏於家元配高天繼王安人其出為名  
族淑而材相翁於寢以儉勤先之上奉母潘而下訓比  
部兄弟靡頃刻懈翁得以安於他塾母內顧憂乃其為  
德也則時時慙焉方族人之爭墓壙也安人病心痛



卜者謂崇由墓必直之官翁將從之安人曰以我故而與族閔我生不如死乃已蓋前翁卒之十八年而捐館母論比部痛安人翁老而與比部及之未嘗不泣然也嗟夫俗之敝久矣強者以貴力相高饒者以財自娛然猶未用為足雞鳴而起孳孳焉日脩其睚眦之釁夫其熾然於中而焰於外寧復計子孫哉李翁之貧不惜施施不責報念不及仇善不近名此其為長者故天性然身壽考而賢子繼之抑何縣契不爽也語云樹德務滋

譬之卉木李翁植之王母溉之其不芄芄茂且喬者鮮也翁固行圃而歎翁之歎蓋歎樹德也余固表其墓俾過者式焉夫豈直以訓李之後人

處士樂耕侯翁暨配丘孺人墓表

今按察副使侯子堯封將之楚而謂貞曰不佞嘗以御史奉節西南行萬里外即郡邑守令以民間孝誼節烈當旌請者而非所專任未嘗不心儀而獎許之及再遷佐全楚藩臬周行咨諏得田里一善事未嘗不津津筆

舌也天下之為德而顯者則有顯者任之今夫隱德猶之乎谷芬也雖順風而加揚未易傳也不佞是用以沾沾乃今幸復以使事還從邑大夫具牛酒上塚而我先奉政公之勗願隆然崇矣歸而奉觴觴我百歲母太宜人是二尊人者皆有天子之制詞所以褒美寵靈之一而足而獨王父母之塚伏草莽也恣恣垂四十年矣在幽宮者不佞之辭且與土相蝕也不佞是用以懣然若有負而君子將病之曰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以吾子

文而中自廢不任顯則非子之托而誰托於是侯子乃  
言曰王父樂耕公若諱璞其先世為嘉定之蟠龍江人  
父曰守常公有四子而公居仲凡三子皆蚤世其遺孤  
一二弱而守常公之養子曰徐端者壯而得守常公心  
既冒侯姓且擅其產時守常公父子皆前逝獨公在居  
扼腕不自懌曰吾父寧食於徐而歸之產且我何以見  
先祖地下於是公之婦丘長於公六歲矣而賢與謀之  
而丘曰彼固少爾易爾母如我衷何雖然盍請之鄉三

老鄉三老則已入徐端潤曰吾不能從汝慶恤也公恚甚奮身直之邑令而徐端者微知之賂邑博士為居間曰產於端受差當既兩造公爭之彊令怒囊以三木公伺令出入即號呼曰不腆先人產使子任賦他人子任享如天何令不得已為覈而歸公自是公稍稍立矣其於徐端所以問遺伏臘吉凶慰藉如兄弟無間曰為大計不獲已吾安敢遽死吾先人公既能自彊里中人稍稍歸稱之而顧以溫易佐其直生平無失色酬酢有一

子廷用即奉政公以公稱樂耕也亦樂之不及治制科  
業晚舉不佞而材之亟謂奉政公曰必教兒吾嚮者悔  
棄汝耕今可再耶諸所以佐不佞膏晷費不得則王母  
丘之機杼若洗矣不佞試而小利公喜見眉宇其不利  
為柔聲以慰勉曰汝學未成乎夫士學成而後可言命  
乃語奉政公兒必貴吾老不能待耳既疾病呼酒與宗  
戚間左別談笑衍衍而逝公之卒得壽七十六而王母  
丘以傷公故屬疾然又久之始卒壽八十六蓋奉政公

時時撫不佞而歎曰而卑此數椽乎微而祖誰與有此  
室也微而祖母誰與安而祖此室也夫豈惟弗有室即  
侯不斬焉且他邑矣非侯者侯此土矣蓋不佞至今猶  
在耳也乃不獲比與所按節地心儀而獎予之者何也  
世貞乃起揖侯子子之王父無它異能然不失鄉長者  
而功於侯甚大子之王母功於王父甚大請筆子言而  
勒之墓隧之石

陳烈婦林萊墓表

林萊者故大叅公舜道女也其稱陳婦者何死而婦於  
陳也其稱烈者何以義死也名萊者何大叅公有三女  
長曰瑾季曰仁而仲獨產於萊之文學官舍故以名也  
萊生而婉孌共女職而性尤孝友母病目晨興輒以舌  
舐之及除而後已林公嘗夜讀書至孟子死徙無出鄉  
章萊傍聽之請曰此為何書也而若有意者林公為訓  
所以則曰彼猶疎也而戚今夫家室之內若姑婦姊弟  
妯娌戚而疎者何也林公曰疎而戚者古人獨然耳女



曰必古人而後為人也耶林公亡以對則謂萊母識之  
是必能以倫節顯彤史亡何長樂之御史中丞陳公省  
司金華理而林公時令仁和同年復同好壤相接也有  
子曰長源與萊庚相次才貌相當也遽委禽焉最後六  
禮畢萊行去林而為陳而長源以讀書過瘁卒長源美  
而材林公傷之慟萊聞乃歎曰陳生不起哉業蓬首削  
脂澤稱疾卧牀第間其哭不聲而神傷且曰吾其死矣  
人或謂之汝林而陳耶不陳不成婦汝何自死萊怒曰

誰謂不陳而以余之名氏歲月飾而櫛之以歸陳則余  
既與聞之而忍自昧固請林公得禮赴於陳執婦喪而  
後死之復寄聲陳公治而仲葬者容棺之墟必兩其廓  
乃可林公日使女瑾與仁百方慰解之咸報曰夫萊猶  
石耳是可碎不可柔而轉也林公為貽書示陳公時陳  
公有母之喪而林公亦有母喪則相與謀曰以凶歸所  
不忍以好歸疇與主之姑俟喪除乎俄及暮萊大悲咤  
曰得無緩我而覬奪吾嚮乎遂不食積七日嘔血死陳

公憐而以書請林公為合葬於嶺西祔其姑莊孺人之  
兆而誌之於是閩之薦紳士人俱哀而誄之叙之或曰  
萊女也而婦其行者何居或曰林之淑也非陳淑也有  
父母在不成為陳也吳郡王世貞曰善乎吾師雲陽子  
之夫徐生而擬殉之也謂其父以不食祿者非王臣乎  
哉夷齊不祿於殷而為殷死李業王皓王嘉不祿漢而  
為漢死王裒不祿晉而為晉死周朴不祿唐而為唐死  
雖然彼猶計以為無所復之耳陳之幣在林而林之名

氏生歲在陳則幾委質焉然以殉父母則孝也以殉夫則烈也孰得而持其後嗟乎烈士死君烈婦死夫死而守其是者恒也然而猶知有所謂是也死而以名死者死死而以情死者死十固不無一也萊一女子耳非有講習聞見之素是二端者不一與之其黯然而天真其惺然者良知哉則烏可以無表是表也以不佞之汙而陳公乃有取焉雖然非萊志也

上林苑蕃牧署丞見巖王君墓表

王君者故南京禮部尚書郎九巖公表之子而國史編修堯衢先生立道之冢弟也君諱望道字懋及其自稱見巖者則以九巖公故始余年十七而侍先恭人北上與堯衢先生過於工部郎中張公官舍先生甫三十餘清貴凝遠有名士風居無何而卒及余年五十五而君偕其夫人胡氏來謁曇陽仙師羽化之旦以間過余則一寬然長者也與之語靖而溫與之酒直而不亂久乃始知為先生冢弟屈指三十九年矣相與感慨汎濫不

已自是君歲必一來凡為歲者四而忽不來怪之則君  
物故矣當君之盛時不獨有貴父兄而仲父兵部公業  
仲兄鴻臚君重道皆蚤貴君又以少年補邑諸生升太  
學上舍經術之外能為古文辭又從故唐中丞應德薛  
學憲仲常游二君世所指目以為冰鏡者其試太學則  
為大司成咸安王公所賞識世固不敢以一第盡君君  
自視亦以為不足芥拾及其再試而再不利憂患乘之  
則國史先生卒而九巖公痛之亦卒獨君與鴻臚君在

當析產君泣然曰孰與吾兄之夭而遺孤藐焉也則又  
曰孰與仲居之拮据也於是產獨取其瘠僻者尋議役  
則獨當其繁者其所謂繁值倭至而城其邑則又難城成  
而君顧居郭外大盜又入其廬掠財物去已復倭大至  
君倉皇奉其母入城而身與鴻臚君攢九巖公墓倭又  
焚鴻臚君之墅君悉以故第讓之而別築舍久而鴻臚  
君亦卒君之少弟亦卒其在者唯母朱太夫人與君耳  
太夫人八十餘然尚健也箸君於荼苦中能破顏色以

慰之務得其意而薄俗見君家勢去盡以為奇貨可居  
君侃侃自立而待之以忠信所娶顧夫人早夭而胡夫  
人繼之女而男子公恃以益紓家亦益振屬資積選部  
朱太夫人強之北曰若縱不能望先公時使及我而齒  
朝籍令我一覩冠帶兒不亦快乎君依違久之乃北屬  
太宰楊公博掄選及公而識之歎曰是同年生客部子  
耶見延祖令我思叔夜授鴻臚寺序班嘗奉部符齎金  
淮漕院以清白不擾受漕使知歸而謁吏部為太宰張



公瀚國史先生所善同年也尤器君時語人司馬家小弟故當勝伯達擢上林監牧署丞署沃而所進饒吏緣為姦私君痛釐之皆洗手而治民有以歲例入賂者君笑曰豈以我資郎而溷我我不畏貽先世清白羞耶叱使去一旦念太夫人老病上疏乞休而為上林令所尼尋太夫人訃至號踊幾絕其治喪一如喪九巖公而加慎焉服除遂不肯復出君生好讀書其於制科業尤邃居諄諄誨二子毋以我不第而易我與人交不為鱗甲

客至輒飲飲輒醉醉酣耳熱無所不肺腑客過君所人  
人自謂坐春風中也胡太夫人端靚善玄理與君相莊  
愛至老其子化傳蚤卒而存者諸生化醇上舍德醇議  
葬公而請於胡夫人乞大學士王公元馭志其幽而謂  
不佞表其隧嗟乎君壽六十有七以此六十七年之中  
而榮悴百變若雲霓然造物者之侮君甚矣而君以坦  
承之以慎守之變有盡而真我見以仁義附焉高朗令  
終嗚呼難哉是宜表

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懷節陳公墓表

陳氏之為陳也其大自故太保僖敏公鎰始僖敏公昆弟凡五人而最少者封御史公鑄鑄有子御史公僕僕子浙浙子桐是為仰節公凡二世稍屈而醫亦不廢儒居恒邑邑謂我不廢儒而醫奪之卒不獲用儒顯蓋晚而舉公小時穎敏甚甫數歲母周見背柴毀骨立如成人仰節公授之書輒誦授之文立屬撫而詫曰庶幾祖武哉而公益以孝謹得父心離外傳而趨左右侍時寢

熟至夜分醒而顧公瘦形兀兀牀側矣恠曰若尚未去耶乃去以為常仰節公歿公時甫踰冠鬢然支牀孤也而宗戚之侮乘之公私百罹憂及庾序竟以是廢孺人或風之安能坐槁將什一是息公歎曰使我握錐而從市人子以是生何顏奉伏臘之酬與其家約男服外女服內毋浮食而已會有子給事煜自髫齡時業已見頭角公日課之書習已屬文則益奇始一破顏曰吾負吾父賴有此兒以解耳所以教督之益力即傾橐而資束

脩弗卹也已而給事連擢進士上第授行人使衡藩便道稱觴為壽公愀然曰使者里錦榮乎吾聞之不辱君命之謂榮給事奉教唯謹尋以課最得貤封公階修職郎亦行人已給事拜今官遇兩宮徽號恩封徵仕郎職復如之公顧貽書戒給事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信哉雖然貴易驕也近易濡也慎毋蕙直毋訐和毋同有先太保之臺紀在會給事復使代藩歸守令具牛酒日為壽客亦益進咸謂公可極意而究當年之歡亡何病中

滿而卒得壽七十有一公性素恭謹動止淹雅有度尤  
不喜上人惡少年故突門入恣詈甚口冀公應之以為  
訟端公戒左右毋輒應而躬揖之上坐溫言自剋責竟  
不能有所答出而語人吾愧見長者遂亡去家人有所  
市物必令小浮其價曰彼不得息何以食也其微時出  
入憑一蒼頭委蛇跡可數貴而亡所變益浮沈里社門  
亡少長貴賤與講釣禮於是人人益稱公長者仰節公  
捐館公時已過六袞而公自謂少不恒供奉因自號懷

節其悲母周尤甚每語及未嘗不泣然涕下也歲時家祀必腆潔如事生祠舍洒掃恒手任之謂此何事而可使力代哉其治墳壠滋拱木修丙舍亦不以煩宗黨晚節好浮屠老子言所賑貸緩急肉枯死生不告索恥然不以之施土木及齋醮曰吾與其慈憫清淨而已不為罪福計也既病漸革然猶自力冠櫛危坐如恒時給事跪嘗藥而進之却弗御曰藥能生死者耶則汝王父母至今存耳許夫人問何言曰有兒在吾何言儵然枕給

事臂而逝王子曰吾觀夫陳而知夫復始者之不易也  
蓋斤斤者三世矣以經術播種而益樹德以滋之語云  
是穠是裘必有豐年其視任宣之窖粟樊壽張之植漆  
不亦大逕庭哉陳公之為長者毋以通塞變至臨大故  
而不懾不殫要其中有以勝之矣故因給事之請而為  
之表其墓公諱某字致甫其詳具志傳中

贈承德郎禮部署員外郎事主事魚山郭公暨配

黃太安人墓表



魚山公之棄憲使君也蓋嘉靖之甲寅歲春秋僅四十  
九云而是時君以聞喜令高第入郎戶部轉祠部痛公  
之未及封請於亢太史思謙志而銘之已進員外郎公  
始贈贈如君官其又二十二年而君母黃太安人始捐  
館生得封矣且壽考矣於耕祿養無憾矣而君之痛之  
如痛公也李中丞邦珍志而銘之而君意猶未已又十  
年而思所以光昭公與太安人之令德遶海內之士能  
言者得其同年王世貞而具書幣走使二千里訪之山

中曰不孝有七尺之石樹之隧旁以麗牲而藉子以不  
朽余謝不敏則聞公少時雋朗負奇質讀書日誦千餘  
言受易鄉先生婁東而不得其旨一日奮自勵曰將受  
之人耶受之心也閉門精思者踰年而霍然大悟出試  
於有司輒為諸生冠廩學宮其父某翁喜謂公母某夫  
人曰吾世世勤力共縣官粟今縣官乃粟我矣公居家  
以孝友稱亡何母夫人痛疽危甚欲決不得公為吮之  
至再三毒且既痛止而夜有羣盜厲刃而瞰公室者公

覺之走業已脫矣念某翁醉不能起復入撼之醒而負之觸戶限僵刃幾及背矣強自力起竟以某翁免初某翁之罷公甚為擇配於鄰邑得嘉祥黃賢之息女而委禽焉是曰黃太安人母李方姪太安人時夢所事佛嚙一指授之曰與汝孝子母李喜謂必男子也既養而女以為不驗然太安人少即烝烝孝喜讀佛書矣既歸公公時淫於學不復能顧家秉太安人代之其御臧獲數十百指肅如也奉舅姑修禮容而後薦饗殮甘毳之味

不絕口迨舉憲使君而誨之謂嚴父慈母何常之有公誨之甚則太安人以慈撫太安人誨之甚則公以慈撫蓋踰冠而憲使君之學成公攜試省業先公獲雋公以君所饗穀蒸果實之類奉某翁大哈樂撫公而曰吾兒得之不若而兒得之也既連舉進士某翁益發舒公亦益自喜謂可以逌子責矣而獨念某夫人不逮見時時隕涕漬枕席間前是某夫人卒久之某翁亦卒公與太安人後先專精醫禱調棺斂治窀穸咸易咸備以孝篤

稱里中其外家徵母李夢始驗憲使君之官聞喜公憂其少不習吏強與俱教之均徭役息訟詛禁奢侈三月而一切治理流聞公謂君吾不虞汝矣歸而廬某翁之墓傍謝絕交際郡邑守令有造廬者公無片語及私去亦無所報謝以為恒太安人之哭公也幾絕矣已強食息曰有二狐在於是憲使君委家而聽太安人太夫人屏去珈珥翟褱之飾攻苦茹淡以勤儉率先其下數從憲使君宦遊管鑰出納斬斬有緒裕而喜施宗戚五服

以至閭黨無不食其惠者乳母雜傭至死不忍去郭氏  
門中丞有云漆室緹縈令女也而無聞於婦伯鸞淑婦  
也而無聞於母公父孟母詰母也而無聞於婦若女備  
之者獨太安人哉人以為知言公諱囊字隱之魚山其  
別號也所謂二孤者即憲使君名東藩其仲名東升孫  
男子十人曾孫二人嗚呼以魚山公之才而不獲伸於  
子又不獲久見之太安人久見之且有其享矣而不獲  
偕公以享造物者之不全予人以豐若此雖然視世之

才而泯泯無聞且無後者又何霄壤也余故推憲使君之志而表之且使過者式之曰明贈公郭魚山之墓黃太安人女而婦而母之皆賢也於法得附書

孝廉何次公墓表

余前後所為碑志於海內幾遍而徃徃多卿大夫之業即巖穴隄半然不能超文苑而上之故不至匿覲色於筆墨間而孝友忠信之士如古所稱述者蓋亦尠矣錢唐陳丈人善篤論君子也其狀何次公事行使人躍然

而思執鞭之效故為之表其墓曰何次公者名論字士明丈人之同邑豐寧里人也家世世樹惇至其父景華益不替娶於龐生三丈夫子次公其仲也生而有至性方四五歲時得所分鮭炙不食而藏之至夕以薦父母奇其意為一舉箸稍長讀書至古人忠孝大節未嘗不掩卷深思也甘毳之奉不欲均之伯季曰是當戶是治爰書業浣濯扶掖不以借僕役曰吾力能任之父病不解衣而侍湯藥者五閱月至恥其疊不卹也迨於調棺



斂理喪事浸淫至於婦簪珥矣或謂古不稱家有無哉  
次公曰吾安敢望古吾所以報吾父僅此耳負土治壠  
與傭伍雜作不休既葬攀柩而號哀感行路以母氏病  
弗克廬晨往暮歸整整途道間嘗衝雪而僵遇所知掖  
之返又嘗警於虎不為動晨起必籲天為母請壽考所  
以娛適之者百方歲大侵與妻子雜採湖中菱芡共半  
菽而飯朝夕上食列簋如故母不知其為侵歲也蓋甘  
次公之養者三十年開八袞乃終次公亦白首矣哀毀

如其喪父時不少殺次公之治生非有他術而以儉勤  
率先之家大小無坐食者以是南畝小拓伯氏困於疫  
疢死次公躬護而起之不以染却餘田廬輒推讓伯氏  
俾稱心居之伯氏死無子而次公與其季僅一子乃命  
其子兼稱世父勿絕事丘嫂曲有恩禮季補郡吏待次  
銓部為經紀其家且時時致索曰母內顧也或風之潤  
屋者次公愀然曰吾祖考之未妥靈而敢為身計乃創  
家祠伏臘享獻如禮買二地而封樹之以歸父母族之

貧死者隣舍圯次公捐橐以葺吾廬乎且為義而利收  
之人不食吾餘矣為道地宅售俾得善價以去家故有  
井闢汲道以資來者義聲隆隆然起矣少未娶有誘而  
狎邪者次公正色曰男女一也吾失身於女而責女之  
不失身乎哉蓋自是終身無二御矣次公雖奪於養不  
獲究經術然徃徃能涉獵大槩有所得發為聲詩直寫  
性真不顯為藻如咏牛山木求放心觀書諸什學士稱  
焉懷思其親賦烏夜啼成而自歌之泣數行下隣里為

之悽惻邑人婁訐其令去官次公歎曰是不可長也夫  
親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乃上修禮樂正天道六字於  
監司郡邑其辭極剴切陳丈人載之郡乘中蓋次公老  
而益篤於學有家規心訓二書其言生人之則詳矣三  
老諸生上次公行于二臺藩臬下所司旌其廬賜爵公  
乘次公慚不出曰小善而使人跡得之何以善為生素  
強寡疾感微疾即為辭世詩十章尋愈又四歲而疾竟  
不起呼子守愚教之行誼已誦所為詩脩然而瞑得壽

六十又五子一即守愚為郡諸生守愚子四人而養蒙亦為諸生有聲曾孫男女振振未已嗟乎以何次公之行誼問學使邁東京時三府之羔鴈纁帛當麋集於里庭而乃屋屋一爵自連帥所哉上之待次公誠鹵莽然而亦足以興也夫錢唐東南一大都會也其俗雜五民而居父子槿藩而處兄弟炊烟不相通僇巧狙使之習極而何次公力挽之陳丈人為之狀而表自不佞始其人有不認然返厚者鮮矣故曰亦足以興也

吳賢配雷胥二孺人墓表

吳國賢曰歲已在巳而婦雷卒暨甲在戌而繼婦胥又卒蓋六年之中而哭兩儷且賢也今又十五年矣忽忽時在不穀胸臆間寐則彷彿昔睫矣不穀自從事觚翰即服膺歷下李先生次則武昌吳先生與吳郡王先生三人耳不幸不能及李先生猶得及兩先生向者鄉社祭酒故劉先生景韶間與不穀談二婦賢必擊節歎曰惜也女德易湮耳是必徼惠於兩先生不穀乃懼然若

有警者退而次二婦之行為狀藏之篋中其文且磨滅而日者自會寧令奉太夫人喪歸既葬事小間以屬吳先生哀憐之為志其窆中之石啟而納之矣不穀竊猶未已也更治一石於墓道而藉先生之一言以為重死者且不朽余憮然曰婦而表墓非古也雖然吾子之後婦談幾十五年矣以談之諧儷而不廢胥思以胥之思而益重思雷何吾子之思深而二婦之賢可推也夫禮以義起何古之尼乃為表曰雷孺人者諱閏邑之良家

女也父曰星筭而適國賢時國賢之王父母尚無恙而父止亭公久困諸生婦妻夫人不宜子置貳黃乃始舉國賢雷之適吳則儼然而稱尊當朝夕者五人矣雷降心事之咸得其意既國賢讀書能文章止亭公念止一子惜之雖課使讀然弗欲苦也國賢深於左氏司馬先秦諸家言夜則篝燈讀弗已雷身辟廬而佐之仍戒毋揚聲恐而父聞之以為苦不甘寢也國賢試諸生間且有稱而止亭公卒方歲儉強自力喪葬雷課農耕佐之



不給至脫簪珥而益之乃克歲大事久之國賢之王母  
卒雷出橐中裝佐為喪已而有亡賴僧訟復出橐中裝  
佐為訟家得不破國賢困諸生久當秋試雷夢國賢折  
雲中桂其大如掌既覺香氣猶不絕嘗夜起有紅光燭  
於壁乃密謂國賢往試不而負矣茲固其祥也及國賢  
試得雋歸而拜二母堂下雷與相對歔傷王父母之不  
逮覩也明年自公車歸別築室讀書意難雷雷故語  
國賢君第往不腆魚菽以奉二姑嚮有所不辭今豈厭

其將棄藜藿而易之君靡所承懼無何國賢始襄王母  
葬以雷以姪身意不懌曰夫子以家之不給與歲月之  
無良而遲寧我王母至今我身重焉能從襄事陰屬醫  
以藥去之遂得疾寢劇至革執國賢手曰不及從夫子  
襄大事命也何辭以見地下願言執手知子念我永世  
矣雖然夫子有先人之托在姑老子少亟續若叔以靖  
之母苦念我蓋雷歿而國賢之襄大事其勞倍恒也悟  
而益悲曰吾乃知嚮者之有婦而今者之無婦也於是

胥孺人歸矣胥亦里中良家女也諱冬父曰南賦性尤  
婉順歸國賢之未幾而國賢以悲勞過傷中疝甚劇胥  
不飾妝而以其身充寒熱溫清之劑者七閱月湯藥漿  
粥非親調不進也國賢既有瘳乃改容謝胥不謂夫人  
始試婦乃能如是始國賢之嫡母嚴難事既耄而寬以  
胥之善事之恒詫新婦孝婦也生母黃則時時見不平  
色胥泣為國賢言何以移姑心百方購製珍腴調顏上  
之黃色亦為和蓋二姑若一人矣國賢歲時伏臘愴然

或涕泣數行下胥不敢問退而曰是殆為雷夫人耶行  
求雷之父母及中表親戚皆拊而餽遺之其雷產而來  
稱子女者胥不居母尊而居母慈國賢業嗜書又好客  
客恒滿胥不待問而陰具酒食必潔腆有所購奇典籍  
輒傾橐以償弗吝也國賢居別舍讀書胥忽感寒疾左  
右欲馳報國賢胥止之曰毋溷郎君讀吾行自愈俄而  
疾亟國賢亟歸視之不可藥矣猶拳拳憐其夫苦學不  
稱志身稚弱不稱婦兒狄不稱子以故國賢益痛惜之

雷以嘉靖甲午生卒年三十六為國賢生二子曰徹為  
邑諸生有孫男二其昌其冕徹亦諸生有孫男二其晟  
其昇昏以嘉靖庚戌生卒年二十五為國賢亦生二子  
曰徹曰徹嗟乎是二人者先後不相及然而其和敬婉  
嫕德同也其事國賢雷得十七年昏得六年不相當然  
而為國賢各舉男子其功同也國賢之失雷二十有二  
年其失昏十有五年諸子皆以成長至有孫矣而其思  
猶若新噫此余之所以不能不表也國賢名楚才其令

會寧以政術聞所撰述奇古有歷下李先生風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七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潘庭筠

中書<sub>臣</sub>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sub>臣</sub>龔大萬

謄錄監生<sub>臣</sub>趙友彬



欽定四庫全書

余州續稿卷一百二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表

前進士劉君國徵暨配林碩人墓表

戶部郎劉君介徵與其弟進士國徵治父封公之喪畢  
當謁天官選而介徵過吳輕身入余里第縱談久之曰

國徵以家事少後更二月必過吳過吳必謁君而國徵  
故以閩人發解第一取進士與同年魏允中顧憲成者  
皆發解第一人以才氣冠其儕余故識顧君面與魏君  
善意且得國徵而國徵不至也無何迺聞國徵不成發  
死矣又無何介徵復以王母喪承重過吳而走蒼頭以  
手撰國徵之事狀來乞言且曰國徵之婦林亦以國徵  
故死矣明年復以林之狀來余讀之不覺掩卷抑塞愾  
歎也嗟乎隆萬之際文明之盛極矣列聖之所薰蒸涵

育將必得天下才以任天下事而今上奮然思嘉樂三  
五以天下事付天下才而國徵與二子天下才也夫既  
以生之而用之矣既用而旋奪之蓋國徵死亡幾而魏  
君復死此何意也今其存者獨顧君耳抑不特國徵也  
若林碩人者觀察公某之孫而大行君某之女也家世  
禮法雍容少而婉嫕清令來為君婦將以禎吾劉氏而  
亦偕天者又何也雖然國徵負大志不欲齷齪文士之  
集廼竟用其文不朽身後碩人之不愛一死以全其志

而卒能使國徵益有聞蓋天人之際微矣有順而遂者  
有逆而成者固非恒情所易測也國徵少失母沈安人  
封公貧不能辦傳塾王父居易公素治經術携之山中  
而躬授書國徵穎敏奇儁三歲能屬對八歲屬文所啖  
餽粥之外鹽醢而已敝帚不掩肘按察見而器之曰家  
有女孫淑美敢薦之君子或謂劉生佳士如貧何按察  
曰生豈長貧者卒與女亡何補博士弟子為令司寇姜  
公寶所識賞寘之第一御史房君寰時為令復試君第

一最後學使者胡君試得國徵卷復寘之第一而房令  
入謁胡驟問第一者為誰令對曰將無劉某乎啟封果  
國徵也大咍樂以為奇而及其冠鄉薦南游成均祭酒  
許公國司業張公位收之門下使其子弟從受經當君  
之弱冠以經義稱即已心薄之肱其王父篋悉得五經  
及左國史漢諸大家書皆成誦為古文雄峭辨博以有  
聲又心薄之謂此潤身業耳胡渠能濟世安民而所交  
二君又皆負氣誼感慨節俠相推伏以大相汰不可與

勸誨謀上書於次相指畫國家大計駁擊時趣甚壯且  
暫而君書稍後不及上乃以封公訃歸矣國徵所友自  
二君子外有泰和鄉子章晉江蘇濬吉水鄉元標嘉善  
朱闕

同邑林纘振其人皆一世選魏君之兄允貞為  
御史上疏忤旨責判陳州國徵方在苦尚能以書請於  
許公許公時初相善國徵意而召復魏君當是時海內  
扼腕而談文章氣節者咸知有國徵而國徵於內行尤  
篤王父死時貧不能成禮國徵悉出婦林裝治喪不以

煩諸父曰成我者王父也餘索垂三百金皆婦家物代封公償子錢及給諸弟且盡而會林纘振死遺孤孑然國徵以愛女女之且分橐橐洗矣林碩人不少恡語國徵君行義吾行順而已吾安知貧富國徵之病也林碩人業已前病不可起尋小間得國徵耗疑之已而覩諸孤之纍然也乃哭呼曰若父果先我逝耶我則安敢後諸孤哭挽碩人獨不念存者碩人不顧曰吾從若父以若曹付若伯父也遂不食積數日諸孤強之食乃噉粥

少許抵暮宿如恒時及明發幃則已絕吮死矣始介徵之奔王母喪與碩人之父大行君遇京口問曰令女死信耶曰信以殉死耶曰殉也吾惜壻之夭而悲女之殉也然又未嘗不為女喜介徵復曰吾失弟吾又失吾良友蓋介徵之與國徵以文學行誼相切劘如師友故云國徵為人白晢脩幹骨聳而神清稜稜謏謏不可以一毫非義干中實寬然長者林碩人生貴不以貴色行妯娒間為德甚著以故里中人艷稱之死尤悼之於是余



弟懋為閩學使者祠國徵於鄉先生社而余重為之表  
墓曰劉失國徵而輕失碩人而重國徵字也其名庭蘭  
漳浦人春秋僅四十碩人少於君

中順大夫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二谷侯  
公墓表

余為郎時與故尚璽郎張有功游而侯公者其姓名不  
離有功口余因以心識之然出處竟參迕不復遇而侯  
公久謝事歸里余亦棲弇中蓋三紀餘而公以書自通

累數百言公前輩長者脩禮謹而辭飭余皇恐不自意  
久之始一報書而讀公所著撰數十萬言於是始盡得  
公而公不久逝矣有功前死近三十年俯仰人間世獨  
余在而公之叔子保邦以其從父麟之狀來請言表其  
郭溪後堂山之墓石余掩抑三歎有間乃始能命筆公  
姓侯氏諱一元字舜舉溫之樂清人也世居樂清之維  
山下至公稍徙邑郭己又徙郡侯之先有通判畱者以  
義死海州得賜祀謚節毅事具宋史十餘傳而至學諭

公尚震生處士公仁仁生壽州公敬敬生憲僉公廷訓  
公之皇考也居官負節槩政術位不掩德天下惜之有  
子四人皆工屬文而公居第三少尤神雋十一從憲僉  
公宦留都時北海馮公為同舍郎有子惟訥年差次公  
亦名工文章然每私試尚不能當公乙又二歲憲僉公  
以議大禮逮繫詔獄時母陳宜人與仲兄皆暴得疾卒  
仲兄護喪而南公獨騎周旋憲僉公於途道如老成人  
憲僉公既拜杖公橐餽奉藥餌出則伏闕上書陳情羣

公憫異之獄稍緩鐫三秩為判官得泗州公復從之泗州學使者聞公名召使偕諸生試獨大賞識公比之天馬步云憲僉公既以言禮失新貴人指而御史借以見裁憲僉公獄獄不為下遂復誣下獄公奮身上書都御史唐公龍白見寃狀其言至痛切唐公奇之謂御史母論乃父有子如此何以輕齟齬也於是憲僉公得白而公歸補博士弟子應鄉試二十試於學使者為第一人明年鄉試高等九三上成進士而馮君者亦遂成進士

又俱名工詩相倡和始稍能甲乙公補南京刑部廣東  
司主事遂精爰書所獻決必據律然時時參伍以情即  
有所縱舍廷尉莫能難也尚書顧公璘周公用當大審  
必挾公從曰郎不悞我公所與游諸曹郎若王君問皇  
甫君沆蔡君汝楠王君廷幹張君謙許君應亨皆海內  
知名士工為詩每讌會餞送一詩出爭傳寫紙為貴而  
公尤膾人口以久次遷員外郎進郎中再疏乞歸養不  
報而會憲僉公病卒公自恨不逮侍湯藥馳歸晝夜號

慟至委頓毀瘠骨立或謂病而肉食非禮也耶公飲泣弗應竟除服棲遲墓田者累年撫公朱中丞紉父行也握公手相勉曰親逝不復矣而更偃蹇明主於義兩墮乃強起至省復移疾歸又三年始謁吏部選乞南復得刑部郎中進廣東布政司右叅議分守北道署故在省而海北相距千里而遙公諸所條教按覈如覩人以為神省試入棘提調程式文多出公手遷河南按察副使飭兵大名至則勒習騎射信賞必罰所部皆悉成精卒

已兼署真定秋防倒馬關乘月登樓賦詩居然有越石  
長嘯風亡何遷廣西左叅政公之在大名以不能得其  
地要人指當大計吏其人嗾言官摘公御史大夫周公  
延獨持之曰昨計吏無不譽侯生者而毀遽及之何當  
也於是公得用叅政秩調雲南亡何進廣西按察使靖  
江王之宗屬指衆而驕嘗闌出城外又時時濶臺司白  
事請祿公一切以禮禁之故事諸小宗各有長有非分  
而覬覦為長者公執不許三江口陽朔要地也腴而險

徭寇廖金牙謀據之公急馳書兵使者伐其謀寇遂平  
自是連徙內地為河南右布政使轉江西左布政使布  
政司利藪公以廉持之出納必時輕重取準即庫官吏  
毋敢染指謳謠載道故相嚴當籍賢不登數頗株累它  
親曲公從容調停得以母大累尋提調其省試得士居  
多不以自名入覲歸上疏乞休用年迫力衰為請時相  
止之勿上而它給事緣指亟抨公其辭公數語也報致  
仕郎吏馳歸白公公方同三司入見御史從容言官中



事既畢乃起白奉旨致仕不得復事左右矣再拜而出  
御史與諸寮皆愕眙出不意次日公遂行餞車填溢父  
老爭挽攀不得發公談笑自如無幾微見顏色提學徐  
君爌贈公文以為得定性之學時謂之知言公歸迎謂  
羣從曰身今吾有矣若曹以解綬念我不知我弛擔之  
樂也上堂奉其繼母夔夔然撫弟怡怡然御子姓秩  
秩然間屏居浮沚創環壁書院伊湖澹蕩在目闢西圃  
有樓榭臺池之屬花事踵接折簡命客登高臨流雅歌

咏詩盡東南之勝者餘二十年人謂永嘉山水自謝監發之最後乃得公然謝監躁而獷公雅而恬不相當也雖語不絀宦途事然聞朝政得失邊警民瘼未嘗不惻然移時也公性好施予急人之難踰於已而尤篤親族厚朋友以故五服之內外亡不濡潤公者而公帑不時竭每謂薄田僅十頃不能如鄭公業多此心庶幾不愧也公素善墳籍一目數行俱下老而愈篤嗜之未嘗頃刻釋手所著詩文集為卷九二十舉子業為卷二皆時

所珍惜公既卧家久時望益重今上初南垣以公應薦詔  
許待補吳中丞時來復力薦公而江陵相當國頗左抑文  
士不復用江陵沒復有薦者而公老矣屬疾少時遂卒年  
七十五公孝友忠篤孚於遠邇直不能藏人過然亦不宿  
留以故善者皆好之即不善者亦不深忌也齋莊儼然不  
墮冥冥中夜偶起必御巾幘雖甚盛暑稀覩袒露古所  
稱天下長者公真其人哉若乃稱詩必建安天寶文必匠  
西京昌黎要之餘事耳有子興邦化邦保邦任邦皆才

而化邦舉於鄉先公卒公甚傷之餘具狀中古於表墓  
不取詳而余獨詳以余當侯公必傳以侯公當余必傳  
故也亦保邦志也張有功之死余蓋銘其幽云

處士吳介石翁墓表

蓋吳翁之墓也左司馬汪伯玉既誌銘其幽矣而右司  
馬王世貞又為之表其墓伯玉與世貞天下所推以不  
寢諾可人也表何以得之世貞曰吾竊聞之儒者輕為  
德而貴者易為名也今夫處士一賈人子耳非有儒者

師友講習之素以其天質發而為者義強而習詩書其可謂孝義者又必刻膚骨勞筋力勉人之所不能勉而後就非若貴者之取決於頤指順風而揚其聲也夫重為德吾是以賢處士也難為名吾是以表其墓也處士之吳於溪南最稱著姓而獨受貲薄父行賈襄陽納鍾氏姬有一女不歸已而卒處士生八年矣奉其母程處溪南有田不能五畝而大父母老日責供官歲責賦族之戍者間一責衣裝母悉力以從事不給則處士從樵

青拾山毛以供爨然時時問父死何所而哭哭而得死  
襄陽狀則又哭至年十四奮身請於母曰兒欲獨身往  
以父喪歸母少之曰兒孱任往乎處士復哭曰不往兒  
請就溝瀆母憐而許之乃鬻田一畝以為行計抵鄱湖  
所附舟覆緣一木免至襄陽謁鍾姬得父棺撫而慟哭  
者三晝夜不絕聲謀以棺歸則力竭矣獻斛黍舍主人  
與之棄地而藁葬焉時從鍾所得父故時券會券客飲  
而折之約以為父守冢咸許諾其有償者為孔氏轉授

之俾資鍾旦夕處士乃復獨身歸始授室陳益相與僂  
力耕以給王父母及母養宗老有商雲間者察處士謹  
挾與偕處士目不知書僅畫字而已間從里塾師囁嚅  
章句稍習每出遇儒生則揖而問所業書久之漸通孝  
經小學論語遂能讀司馬氏通鑑最後讀濂洛諸儒生  
言而愛之宗老未悉也一日覩處士所書調擘資息狀  
大驚問知其繇而歎曰若乃能如是乎有心哉盡付以  
貲為掌計展轉累數千且萬金愧謝處士曰微子吾不

及此請以百金為壽處士乃始自成賈小饒則請於母  
程復之襄陽遷其父棺歸葬併欲遷鍾姬而鍾女已嫁  
孔氏子不欲離女家處士乃大出橐金奉鍾而治新塋  
以葬父於是悉葬高曾父母封樹斬斬矣已而次第葬  
宗戚之無主者凡十四喪閭左咸恠是夫婁而胡以辦  
此處士故勤有心計然亦多天幸賡數歲益饒謂歛隘  
而俗奢不易久也徙之臨溪謂臨溪俗猶歛也行相地  
至桐廬卜焦山之壤吉曰此吾之嶧山下哉焦故多薪



木居人惜不剪刈度十歲而市之自然利也虎多窟焉處士乃身為難其蕪代以茶栗居人翕然效之虎無所窟避徙去而歲獲茶栗利徙倍已又視南畝課耕藝可圃者益樹佳木美箭鬱然矣九二十年處士自致貲巨萬而它小賈受母錢者歲以其子來至不可訾數而焦山之傍居人亦用以饒裕處士之治焦也寔帥妻子奉母程以往頗極共奉之娛及母程卒年九十四矣而處士亦以老衰毀無異嬰兒時既畢葬陳孺人前請曰遊

子悲故鄉公忍竟忘之耶且有先人之壟在處士乃與偕返溪南拓置廬產復大出橐中裝立祠祠本宗以田翼之供粢盛諸當祠而為其後者九十一日悉授以事而既廩焉又為之製衿裾以月朔望申家訓彬彬序聽然處士意猶不忘焦時時往歲幾得十八亦為之立義塾義倉津有梁道有甃而焦人之愛之亦甚於溪南處士每出躡草履素冠布衣父老喜齋持壺漿脯炙踵道相勞處士不忍逆其意少領之而返其腴曰吾不肉食

也人人益大喜乃至少豪舉者望影走避曰此古老甚  
畏之處士子正已成已皆以貲顯正已為京邑丞成已  
為鴻臚署丞諸孫若干人皆太學生處士所以督誨甚  
至時曝之赤日中曰此吾所習也而曹生驕不遵此矣  
處士好施然獨不好為浮屠施每食不兼味郡致之冠  
帶弗御也年八十六竟卒於焦處士素強無疾當卒日  
猶對客疊疊晚食如常夜半趨呼獨整衣幘而瞑陳孺  
人先處士二年卒年八十一處士諱榮讓字子隱別號

介石餘詳左司馬誌中始處士未知書時見里中師述  
宋范仲淹先生行誼大聲曰吾能為之則無不笑處士  
者及其富而約畧其鄉居所行事與范先生不合者鮮  
也雖然范先生儒而輕為德貴而易為名處士於德微  
然而居重且難矣吾故為名之且以示處士之後人曰  
若曹毋忘處士今若曹故不能自致如范先生然視處  
士貴矣儒有文矣吾懼實之日不勝也嗚呼能為處士  
者雖以百世可也

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副使同野劉公墓表

嗚呼是為廣東按察副使孝廉劉公之墓公非以孝廉  
舉也以易名則無重於二者公之舉自公車為嘉靖丁  
未而丁未之得士最盛若楊容城王京山之節烈李興  
化之長者袁長洲之耿介汪歙縣之文學楊海豐之寬  
潔張江陵之威斷然皆以名位顯重有聞夫位不必重  
而必循吏名不必顯而必君子則南昌劉與和華亭周  
叔夜也叔夜潔脩自好所歷官能砥礪其聲實劉公則

尤肫肫實勝大較叔夜為德於顯而公為德於隱故晚成而壽考過之公踰四十而始廩學宮踰五十而始成進士踰六十而始賜金緋七十而後懸車七十八而捐館內不愧家外不愧國行不愧影宿不愧衾斯晚成之效哉乃叔夜不能不少遜矣公之少也猶惰學嘗出游而父贈中憲公封跡而撻之公長跪曰兒以姝故傷大人心罪甚大請自此改趨遂折節強學悉讀習經子百家言於屬文漸工而贈公出教授諸生於江都嘗以書

督公學公懸之楣讀小倦仰視楣間即佔畢聲益厲矣  
無何贈公卒於館計聞公慟哭嘔血死復蘇水漿不入  
於口時王父母猶無恙王父樗叟公強謂公盍子為父  
必死而快然不念而父之父母旦夕人乎且而母寡而  
弟弱而何以死也公始強一粥徒之江都以小艇載棺  
歸涉江風大作且覆公抱棺而慟呼天請與俱溺尋濟  
既抵家劉氏之老謂家無入外棺入外棺不祥公搏顙  
哭曰父以貧為二親資養而客死死而又不歸是客尸

也孤請任不祥既而復議棺故主家治以松松易腐且  
蓐蟻請易以油杉其老曰吾難其暴尸也暴尸不祥公  
又搏顙哭曰改殯古有之安忍蟻之蓐吾父也孤請任  
不祥於是得易棺母蕭恭人謂公若婦之委禽於胡者  
可從俗娶也公謝不敢則曰吾為而父毀愀愀不能奉  
二尊人誰與代吾饋者即吾饋亦誰治胡翁聞而憫之  
歸女焉是為胡恭人公謝弗成昏也公孤而執喪胡恭  
人女而共養王舅姑及姑矣既免喪公益貧有薦於蕪



湖之士豪某者公徒跣行百餘里饑甚遇一嫗憐而授餐始得達而豪傭蓄之大失望已而王父母俱以老病終公纍纍垂橐歸哭請於蕭恭人曰天其遂死不肖耶將困之極而玉於成也計窮矣有餽粥之產敢廢以歸三喪於土雖稱無為約然不廢禮公用過毀故善病病且益寔然病愈而於屬文若有神助下筆累數千言每試有司輒首第而尚不利於鄉書公亦弗肯補學官弟子最後學使者蘇公祐復首公而廩之謂公長矣而經

誼行術俱選時方創同仁書院檄公主之弟子益三百人始公以贈公捷而折節讀書知有范文正公者即慕之曰先憂後樂斯人我師哉既長而得王文成公良知之旨益大悅心服膺曰以此而為文正公不難也有仲一人曰廷楫公東脩之饒上以奉蕭恭人甘毳而下資仲學然蕭恭人不甚愛公獨愛仲其明年公與仲俱試公獨薦乃益稱仲於蕭恭人而厚資之冀以解蕭恭人顏後三年仲復當就試而病作性又好機祥難事公乃

以身為衛與偕行萬山中公徒步而募二夫俾與仲俄  
一夫店作路公匿跡從興後肩仲仲不覺也道遇識者  
咸目公而笑公不顧及仲入試薦而蕭恭人喜可知也  
然竟以疾不堪北公登第後念仲病無起時而虞蕭恭  
人之憂傷亟假使事便道歸省亡何仲死矣蕭恭人果  
痛不欲生公所以慰論之者百方廼解而公之自臨弟  
痛幾若蕭恭人然迄不令知也諸附身必誠信曰今者  
視先公豐故易豐耳雖然益重吾感矣已就選人得歛

令奉蕭恭人往歛人盛供帳侈酒食以俟公亟揮之出  
曰是嘗我也自今即束菜溢米不得闌入偶與同年戲  
邑無魚亦絕無大者馮舍人可以彈鋏矣同年頷之至  
明日得一大魚以饋公欲辭不可剖而五之以其一供  
蕭恭人餘四以付市司使鬻之稍取其畸至彌月不盡  
蓋自蕭恭人外居恒未嘗斲魚肉也嘗步行而一穗自  
韉出以為誤也引之愈長公笑曰藁也吾以代綿爛同  
年笑之公亦笑曰吾昔讀書時嘗坐一木罍而積藁其

中自腰以下皆煖今僅藁吾足侈矣同年者即汪伯玉  
前余所稱新都者也歟故喜訟訟者至相牽鉤累百牘  
不解公人人引見推赤子慰示之且諭以理勢曰若曹  
得一金惜之若頭目柰何不以養妻子而以益訟師富  
也且訟師之待汝何如我於是人人感泣叩頭解去比  
二載訟庭虛無人矣寬期以征削煩而役三載邑門之  
外虛無人矣郡隸八邑歟之當供郡者八之一而以羨  
供邑者曰郡以八供而百不足若以一供而綽然者何

也供邑者曰我不知有供何論一公以高第徵矣以犢  
車載母敝衣羸馬從之父老遮道而奉壺漿百里不絕  
也法當得給事御史公固辭曰犬馬之齒長矣且母篤  
老不敢以身殉言路始得南車駕主事蕭恭人用令終  
公擢踊如少壯時強自力居喪無違禮除服仍補南武  
庫還為車駕員外郎進營繕郎中屬漢陽守缺而漢陽  
人王君斛者在遜曹故嘗令婺源與公比壤識之舉以  
為其郡守公至屬大饑以便宜發倉粟賑之而收其暴

皆歸之土設方畧誘縛盜魁之漁于柳洲者境內稱治  
楚故有賜田在漢川而景王方貴甚其用事者新國田  
與犬牙錯而欲併得之楚人不受且誓衆鬪有日矣公  
為之正經畧樹標而分屬焉遂以無競三載滿當上最  
郡父老醵錢製金緋奉鞞以進脫舊鞞置郡門公固辭  
強納輿中公抵黃岡檄歸之其人民咸嘖嘖稱雖公家  
劉寵不能過也公既以最獲贈封如式而擢廣東按察  
副使佐司事嘗攝提學事兼管四道兵符時寇大發修

戰具而徵卒捕舶盜七十且以其贓仗實之公覆之則  
皆賈人也誤以兵為盜相拒格兵遂以格者為盜公悉  
與辨理得釋其署鹽筴吏上其歲羨千金公悉歸之庫  
充軍餉穆廟登極公當入賀既竣事上疏引年乞歸不  
見許再上疏始許之公歸笥其衣冠杜門逍遙間出則  
布帽練恰草履居然一田父也問以時政則掩耳稱草  
莽臣不敢與及官中治狀則曰老諄忘之矣唯悲帑倡  
其鄉人建豫章書院以居四方之賢者及聚講同仁不



稱倦公之學雖自致良知入然其功則克已毋自欺不欲驚於玄虛高遠居平尤厚人倫仲之二息子天推諸從之子當為後者後之而割己產與均女弟釐而歸齊某公憫齊之畸於配也陰厚之及女弟沒厚齊益甚齊感公而事之猶嫡兄也婦翁胡富無子欲得公子之而徙索實焉公不可及其歿也為治喪葬如子禮又嘗歸宗人之喪於漳海外公所為德非一第不自名亦無能名之者而伯玉親為歛治人故知之確而為之誌若銘

已又謂公居母喪病不知人者五日夜時以無子故羣  
睨而欲瓜分其橐公忽夢黃冠羽衣人以帝命予之藥  
遂寤而起睨者立解公近六十無子胡恭人故不宜子  
而為之寘貳張張貌寢而恭善侍太恭人能得其意公  
以故不恒御凡二十年一御之舉男子曰仕敬公卒時  
仕敬甫弱冠秀而文類若有天意然嗟乎此余所謂為  
德而隱之報也余既目公為孝廉伯玉前已目公孝廉  
是二名者非所以盡公雖然凡公之弟而慈皆孝推也

敦行不苟不靳取名皆廉推也嗟乎以此從夫子即曾  
冉可也公名廷梅別號同野其世系子女婚嫁詳誌中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表

封禮部員外郎穆太公墓表

當隆慶改元而余飭兵趙魏則雅已聞東明穆君文熙  
棄官而全其友拱辰於桮箠血肉中義而請納贖焉其

又七年而拱辰為廷尉丞則文熙用吏部郎出竒筴以間捍幸臣不勝外遷去矣拱辰間過余酒酣輒垂涕曰吾何以報穆生吾拜杖而創以前活我者穆生也吾創以後道活我者生之父太公也始穆生之藥我醪肉我葢盡捐其賣宅之金而屈指舟車費且不給已而太公至撫不佞曰男子哉不愛死以存志又謂文熙吾兒哉不愛帑以存友因悉出其餘錙治拱辰裝文熙已決筴歸而傳有東宮恩當封太公者小難之太公覺而怒曰

若以一官足榮我不念給事父猶布素也趣以給事歸  
吾三人共此五畝耳當是時不佞兩股且立骨矣太公  
起而加之肉以有茲日不佞何敢忘不佞感其意乃稍  
次第其語授拱辰為太公壽繇是海內頗以不佞一言  
知太公而深知太公者亦遂以太公故知及不佞又十  
四年而拱辰貴至大司空文熙卧里中自如臺諫有薦  
文熙者僅報聞而太公登八十矣世貞強起金陵得拱  
辰一函書中為哭太公文始而大駭既讀之酸鼻不忍

竟拱辰之言曰穆太公業不幸第幸而以公文有聞於海內公如終惠之乎使太公有聞於世世則豈唯文熙某之感亦世世也而劉侍御君者以文熙所草太公之狀來請曰文熙所忍死而待公者以公之能終惠太公也語與拱辰合世貞乃為之表其墓蓋太公少嘗業儒為文有奇藻十五六時試有司輒居首十七而父卒以治喪葬幹家盡奪之然公亦厭薄博士家言而意乃篤好左氏太史公及兩漢以後諸史益習發而為雄奇之



談奮髯抵几若決九河而下客莫能抗也是時拱辰僅弱冠公引與談喜謂文熙是少年足當吾一勁敵也而亦命文熙談文熙不敢難公公笑曰是書不足耳悉肱篋中藏授之讀自是談遂進文熙言公談出諸書生意表者多不能記獨記其謂晉人逆公子于秦趙盾不當背而擊之韓起求玉環於鄭子產竟弗予為兩是蔡澤徒步入奪應侯相印大有功於應侯公子郢辭靈公之命退而耕於野為有季札風四皓避高祖而就太子聘

不得為四皓韓信不反齊而反一奉朝請侯不得為韓  
信總之寃信而疑皓事非實文熙每自謂不及也即諸  
生聞者亦人人謂不及也公又謂留侯義烈於始而與  
范少伯俱以智終尤推稱少伯以不愛上卿而愛富欲  
以保身而行德故中年強自厲課農耕歸其獲於十一  
之息僮奴百餘人作使行賈皆稱其才力而性又好客  
及施予客時時滿席施予傾囷而產不挫文熙既中讒  
歸念公且不懌公迎謂之曰固也吾知若必不容文熙

之一用最再用國恩封公如其官為二命命服進之公  
笑曰吾嚮者以拱辰歸汝急我以我不能待也御之無  
得意色萬厯之丁亥公年七十九而屬歲饑公謂文熙  
吾所蓄云何而不以茲時義散傾橐而數之得千金亟  
以上有司計口而給活可萬人事聞詔特賜棹楔旌其  
門公素強無疾健七箸至是漸憊矣明年饑益甚公疾  
益亟復謂文熙吾所活者安在得無填溝壑乎吾德不  
終甚恥之顧橐中裝餘幾屈指得千金復上之有司文

熙以畢事告公欣然動眉色曰吾願足矣蓋終始不失  
范少伯意如此且屬纊命布席於榻前東北向加額謝  
天次謝君父次與友朋訣從容而絕語不及私公又有  
人倫鑒故嘗識趙叅政國璧俾與文熙同筆研又拔崔  
渭南某於貧時俾拱辰傳之夷於孫光胤二子貴而感  
公不已公為人美姿容大音聲嘗出次於郊登臺而呼  
文熙自城中審其無它也輕捷便騎周行田野寒暑六  
十年如一日有一馬常乘前歲餘忽斃公悵然曰得非

欲從我乎亡何而公卒人以為知命云不佞嘗讀古傳  
記於俠節獨行之士心慕說之然怪其舉生平而徇一  
念之好以委其身雖用此有聞然陋矣而任史筆者乃  
悉其力以發抒其一念而盡廢其它蓋不能無噤志焉  
假非不佞深文熙與得太公於易簣之後天下因不佞  
序而求太公於偏至者不幾於陋乎公之仁心為質博  
識超見廣度奇畧游戲生死非余竟表之而誰也過公  
墓者可以式矣公諱陳實字其餘詳狀志中

登仕郎鴻臚寺序班百泉歸君暨配郁孺人墓表  
歸君壻於吾外家郁視余為大父行而齒不甚遠又余  
謬先點宦籍以故時相過從而君最賢而有文閭黨所  
推重以為真長者而郁孺人輔為德於是其重併及孺  
人而久之君卒又十年孺人亦卒君之卒故大司空徐  
公拭志其墓而卜之不兆不葬也至孺人卒且四載卜  
始兆而其叔子道傳始以其弟學周所撰孺人之狀來  
云幸表我先君之行敢徼惠於郁得附孺人而勒之七

尺之石以示為歸後者歸之先自唐宣公父子皆顯貴  
至尚書而宣公封崑山男遂家崑山至宋有湖州判官  
仁者授其支子榮四產於常熟徙為常熟人幾十傳而  
為君父素琴公某後徙常熟之白茆能廓大其家遠近  
稱之君為諸生以貲游太學為司業王繩武所知賞謁  
選得鴻臚序班用勤慎稱嘗扈天子幸太學當遷矣遽  
予告歸始素琴公家於縣東鄙居恒邑邑謂君曰里多  
豪未易拓也行相地至白茆得九澗不治之產而市之

河流涓涓一衣帶水而已不受溉君請於父大出鏹募  
貧人授以畚鍤俾廣諸渠多為陂池引渠而緒之水以  
備旱凡三歲未有秋君意不小沮最後乃大稔自是連  
稔傷畝益斥而它力田慕從者相櫛比九澗之間遂改  
色稱腴區煙火相望矣君喜曰廢丘之瘠也今乃成鄴  
杜乎君不好與商賈爭什一諸積著趣時之技昏昏若  
無辨者至於耕獨心通曰本富上也吾非獨捷給於此  
屬有倭警常熟令議城城君當其最重者其高堅為他



墉冠未幾倭來薄城君又以家衆當其最衝者賊不獲  
逞以去邑令旌君謂兩為吾民禦圉矣君又謀於父謂  
白茆之民多聚而依我曷不從北地法築堡以衛之乎  
會有詔許所在得保聚亟捐帑築城其制卑於邑而堅  
勝之上樹樓櫓列旌幟甲兵甚盛倭望而自解去邑令  
自是益賢君有大興必致與謀君所以陰益不淺然不  
自任德以故無能名君功而亦鮮有怨者性素孝謹佐  
其父應中外井井而事必稟命踧踖如不容父歿則聽

命於母諸所以養生喪死亡不飭至也然不欲市孝名  
性好客客恒滿坐君周旋其間亡所不得意然不欲市  
俠名性又好施予五服之內外環君而廬者責廩如歲  
賦以緩急請無不應然不欲市惠名善尺牘小詩尤善  
繪事花鳥種種生色然不欲市藝名以故薦紳先生亦  
不能以一端名君而益信其為長者郁孺人者故常熟  
人其族析而為太倉最稱詩禮著姓君之父聞孺人之  
賢而委禽焉孺人之事舅姑與君俱以恭慎著節又能

以慈明御下蓋君父之闡草萊起家素封成之自君而君之所以得成其父繇孺人也當君之飲客必致歡孺人取指咄嗟立辦而至於延師誨諸子嫁女娶婦塾帑之共亡所不隆備毋俟君矣君於歲稍入必取廉孺人不敢加於施予必取厚孺人不敢削君欲推父母之帑以豐姊妹之出嫁者未及言而孺人先之曰所受大人產足矣幸以周同氣云何君意遂決及君卒而孺人專為政諸子聽之家日以益起孺人於君行事靡所不合

轍獨孺人好佛君不好佛君不好之其澹泊檀施有默契者而孺人之好之亦獨好其理而已於文繡土木飯僧膜拜祝釐之教亦不數數君壽僅六十有四孺人乃得七十三四子伯太醫院吏目學闕仲太學生學程叔即道傳亦太學生而季則邑庠生學周也它子女婚嫁具志中嗟乎俗漓而衰即不及貴仕而能守齊民之業者不挾權竒馮勢力以蠶食其儕即靡靡視肉若蝟之仰而受鵲啄焉能振也君時操其贏而與幾合不露其

巧不雕其朴務惇於行而以文飭之卒用寬裕終殆所  
謂人之君子而不為天之小人者耶是宜表郁孺人宜  
附書

楚君子鄒贈君墓表

鄒贈君之墓也則今少傳許公為志而銘之矣其冢子  
吏部郎孚如既服除而猶邑邑曰奈何以名世之文昭  
我先君之潛德而閔之地下乎蓋八年一日矣孤聞之  
古墓有表夫表者標也標而勒諸七尺之珉使過者見

之許公而外尚猶有王先生乎欲走吳門以請病不果  
既余佐夏官白下乃具書千餘言以狀來曰先生幸憐  
而賜之表逝者且不朽孤亦不朽嗟乎孝子之永其慕  
一至此哉君之先故麻城人明興以徙完改實雲夢遂  
為雲夢人凡數傳而至處士公鵬以行誼重於鄉七賓  
鄉飲用老壽終有二子贈君其仲也處士公貧而好施  
予嘗脫衣以活飢者而貧益甚既贈君明穎工屬文十  
九而補博士諸生人乃指相目此為處士報乎贈君好

讀書其書五車乃至裨官野語壁藏冢瘞之簡亡不淹  
通而尤粹于經術若邵氏經世蔡氏啟蒙談數而歸理  
者君自謂能挾其妙而致之用其名稍稍著前後邑大  
夫郭君黃君聞而賓之師塾君能抗顏上坐講授琅琅  
所唯黃弟子業亡少諱避黃君者心賢之然欲以觀其  
微偶大雪兩墀下積至尺不可行獨中道差不沮洳乃  
先去而使吏風贈君可絲也君固辭徒行墀下蹉蹉雪  
至膝矣黃君乃撫掌歎曰篤慎者一至此哉君與人語

必依忠孝出入造次必以禮常念雲夢之俗野其祭以  
寢而又不備節君始築祠室具四代主歲時烝嘗皆按  
禮經遺而行之每當忌輟素冠服雨泣伏地它於婚冠  
慶弔之類俱不苟理俗至舉以為笑曰鄒生貧士也何  
自苦乃爾然而識者已相率儀之矣居展史傳忠臣誼  
夫則擊節而誦之至為之贊若頌以信其執鞭之慕若  
士人儉士切齒唾詈為之歌若論曰吾以是當鈇鉞也  
間有所非是於鄉里士人亦不能廢其實而為遷傳往



往使當之者面亦然君於善善長人知其無它不怨也  
曰鄒君之與我曹酬酢譬觀史耳常聞古有以黑白圜  
誌其善惡念者慕而效之始猶半錯也久而黑不勝白  
又久之不覩所謂黑矣乎如少慧十一補博士諸生十  
九以禮經魁其省皆得之自君教君有恒言稱兒時者  
必曰有大人度及稱大人者必曰不失赤子之心夫赤  
子而大人易大人而赤子難今兒且貴矣其赤子在乎  
不然反之而已及三上而孚如成進士君復貽書相勗

曰賀者言吾雲夢自程御史成進士後百八年而始有  
若山川為之生色汝謂一進士能生山川色也大者致  
君澤民次亦好脩潔行令天下後世因汝而知其所自  
產曰某山某川則庶幾爾不然為不肖而以進士行之  
勢必遂恐重為山川辱乎如拜受教既授中書舍人君  
益矯健與客游履名勝痛飲殊暢且謀與其嬖某孺人  
行視乎如京邸而病病無何竟卒前一夕夢儒衣冠而  
武者自通曰仲由贈君詩獨記其二語至將屬纊乃捉

筆書邵雍程顥二詩畢遂瞑人以君剛毅類仲氏瀟洒  
超詣得之二先生多也君病之日其鄉人相與狂走聚  
於祠卒之日則相與狂走哭於門而其賢者次其行聚  
謀於學宮而附之鄉先生社蓋君雖貧而好施不倦有  
凍將死者解裘而衣之且以要其友友意不欲陽諍謂  
是人天所罰也奈何違之君不顧又有偽苴杖而哭過  
君者曰遠方書生父客死不能歸為賻之又歛所知賻  
之已而其偽露人亦以誚君君曰寧售彼偽無沮吾不

忍兄夢魚病於外舍不能歸君朝夕不解帶而視醫藥  
及卒悉其橐為治歛而卹其孤其哭母如其父事繼母  
如其母嘗欲置義倉以贍其鄉而力不足歎曰力苟足  
吾終不以家故而後其鄉君貌偉麗意氣軒朗望而知  
其為鉅公長者為詩文有氣不事雕琢而往往合古既  
久困場屋豁如也人莫能窺其際然所謂牢騷不平者  
間一發之於詩初名夢龍字叔見別號春淵既而更名  
字曰勿用別號潛論噫指亦可識矣所著書集數萬言

大學中庸說易解家禮圖族譜俱藏於家有四子長即  
孚如名觀光以行高推擇吏部郎婁更三曹小有所不  
合稱疾卧於里其為西京大歷之業畧就而以非其至  
欲求太上至於思致其不朽於贈君而伸其無已之思  
則謂莫若文章而又謂文章莫若世貞者何也世貞既  
高先生之節而嘉孚如孝為采其狀之所載大者叙而  
表之石曰楚君子鄒贈君之墓

廣東南雄府照磨封登仕佐郎刑部司務旌表孝

子何公墓表

余於萬厯戊子始識戶部郎中何君以尚於金陵當何君之在嘉靖末其同舍郎故海忠介公瑞嘗上書指斥世宗皇帝觸天怒繫獄論死何君明其愚直無它意請寬之亦得繫杖至百其創甚於海公而海公緣以不即死穆廟初海公出為尚寶丞以至御史大夫何君為光祿丞復疏論新鄭相後見中以考功法謫郡司理卧家垂二十年而始起遷今官天下之薦紳先生亡問遠邇

咸知何君為忠臣而余與何君善乃得覩君所草孝子  
公狀而始知君之先人為孝子公也人有恒言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余始聞之今見其人孝子公者諱世錦  
字伯綱世為廣西興業人父曰高年公以行誼學術稱  
應賓飲遇詔例充壽官幾八十而終母梁孺人有賢行  
年九十三理家秉如少年公其仲也在提抱即曙受敬  
四歲侍王母食得甘果即選其大者以進而自取小者  
稍長侍高年公行農圃荷鍤執經竟日無慢色已受其

從兄鄉進士公經而得其所傳湛原明先生學即慨然  
慕為聖賢不專舉子義矣十九補博士弟子數試高等  
然不能得志於場屋屬高年公瘡瘍久不愈公日侍湯  
藥會小間而學使者按部隣邑公當往試戀戀不欲行  
高年公自飾而強之曰我故無恙毋弃髦巾裾而傷我  
心及公行而高年公疾驟發不起矣聞訃驚絕久之乃  
蘇跣而馳百二十里抱屍大慟復幾絕三載伏草土內  
不至室外不至戶裁餘息而已學使者微而優異之語



甚媿公自是共養母益篤尋膺歲貢游太學為吏部選  
人然念母益老不忍行母強之或過三舍所輒返語所  
知曰吾嚮者為高年公所強試然僅比壤耳而不獲躬  
侍暝至今恨之今太夫人加耄而令我遠遊五千里外  
寧能得一安寢母聞而怒曰若不覩我跼蹐勝若婦耶  
而何以不祥待我且不見汝作官人我何以生為遂不  
食公乃強之選得南雄府照磨之任甫三日即移文督  
府乞歸養不許乃得請以解軍餉便歸里具冠服拜母

堂下母喜迎謂曰老婦願滿矣雖然尚不獲饗汝斗釜  
祿也居數月復強公行公勉強還任而會始興闕令檄  
公攝之邑人以公自郡幕往頗見易公攝以威信積獄  
立判省役寬徭民大悅服甫兩月真令至公解事還幕  
吏民遮送有泣下者公自是移文力請乞終養三臺念  
其懇誠許之賜金為道里費公歸出金以壽母欣欣如  
也而以尚為建昌司諭主蜀試次子以執舉鄉薦以式  
以德俱廩學宮矣公前是嘗戒其四子曰若曹異日拜

一命但為天子官勿為私家官但為庶民官勿為子孫  
官蓋名語也公侍母之三閱月而母竟以病不起公號  
噉動閭里居喪三歲猶依依孺子慕一切據朱先生禮  
不為弔客設酒他宴盡廢自後服除遇親忌素冠服伏  
泣家祠所至明日始設奠率子孫餽胙而已誕辰亦如  
之諸子欲置觴豆者公嗚咽止之曰但知有而父耶不  
知而父父母也我何忍樂憂於是有朱御史者疏公孝  
行於朝且旌而以尚抗疏下獄得杖之耗聞闔門洶洶

叵測公獨夷然曰天祐忠義我兒必不死即死故不死何以戚為因賦詩志喜感其辭壯而不激天下傳之莊皇帝初即位出以尚于獄復刑部司務遇例貤封公如其官及以尚之以光祿丞奉使歸省以公所被璽書其語有承家節操澡行詩書宏猷未試終養歸休教子以孝而作之忠公大喜曰若固忠矣我何敢當孝已而汎濶久之謂以尚我不能效若之榮吾親也我何心獨榮方議欲立睦族賑饑二倉蓄穀以待施而病矣病而以

尚兄弟皇迫延醫治之公笑曰若不聞乎命乃在天雖  
和扁何益既而曰姑為汝一診醫至請進藥弗許既  
而又曰姑為汝一進藥弗效輒覆之念以尚等憂甚強  
慰曰我未死也死而得侍高年公地下甚快整襟危坐  
而逝壽六十有四有子四人諸孫十七人始公為諸生  
時有盜耕牛數頭而去者公廉得其狀呼詰之盜色變  
吐實曰牛幸在請以還幸毋聞官也公領之使去俗尚  
鬼數賽社為酒食醵男女無所別歛賄不訾民有喪當

葬前一夕宗戚羣聚其家劇飲歌呼至大醉而後發中  
戶以下多焚尸而收骨於甌者公先後以禮義誨止之  
其俗遂變最後以念鬱林貢細葛值貴端至二十餘金  
公力請於當道裁其直十之八九而民不至破產又嘗  
演高皇帝教民六事為鄉約斷義上之御史湏行之於  
是訟博之黥減矣倡其鄉人築石為谿路者十餘里行  
旅不困雨蓋公仕宦之日少而宦又薄卑故于德不能  
大有所顯見若其德于鄉者十之六德于家者十之四

則皆公孝行之餘潤也以尚忠自公啟之公之孝則自以尚發之蓋公卒之二歲所而天子始下詔旌其門曰孝義又一歲有司舉祀學宮嗟乎閭閻之節何限而見旌者乃寥寥也惟其發之也是故曰以尚亦孝子也當以尚之抗天怒夫豈不以髮膚為虞而公欣然賦詩者然則何公亦忠臣也姑用以其大者表公之墓餘詳姜宗伯志中

郢君子孫贈公墓

孫贈公諱趙字志文別號琴山其先有興宗者自江西徙而為楚之京山人代治儒業四傳而始顯為萬安令衡五傳而為蒙城令良弼有丈夫子六皆賢伯越以子鳴世貴封兵部主事季武義承襲最少者國典儀趨餘皆邑諸生而公則其叔也有丈夫子二曰鳴治鳴教以鳴治考惠州府推官最贈如其官階文林郎鳴治今為監察御史鳴教亦繼起為某府推官而今為曲安守公不及見矣公生而明敏有異質於蒙城公最愛其游南



太學携公而教之十五出應試有司著聲矣已而蒙城公忽奪之俾理家秉即敏練工治生有權貴人齟齬蒙城公而頌繫者公委身其間以計得白蒙城公益才公挾與俱之蒙城取籌策官中官事不廢蒙城公既官薄授產於公無加橐而公當月具供饋甚豐蒙城公止之弗得也每謂人使我慚於陸大夫蒙城公老死而公治喪以戚易聞又能共奉父妾終身不衰孫之先塋在羊亭村者密樹青楊以藩水在七寶村者高堅其墉毋得

闡入松楸日蕃翳公之力獨居多事伯仲謹撫二弟厚諸子姓憲使鳴世南和令鳴時峨眉薄鳴環彭澤薄鳴暘光祿監事鳴和太學諸生鳴謙鳴珂等十餘曹或資或誨咸賴公成立羣從中有翅者蕩其產而鬻女於市人公捐橐金贖之為歸一士子安福劉應霖其父故公友也薄游京山以文贄公公憐之前後資數十金為泮宮計雖以異籍不果然獲免於垂橐其赴急去恡類若此公故室於胡天亡子繼室周則中歲矣而尚未有兆

意憂之人謂公饒陰德未遽斬也已而舉侍御及司理  
周卒則有後室殷貳曰黃舉諸生鳴壆曰王舉諸生鳴  
虞於是諸孫枝繩繩振振矣公嘗以貲郎補與王國膳  
謝弗往以晚舉侍御司理愛之甚然課責不廢既先後  
薦於鄉意稍發舒乃樹栢亭於池傍時呼僮駕小刀網  
魚佐酒陶陶如也又構一亭於松山之陰頗麗薦紳先  
生扁之曰來鶴而公別為扁曰樂志志適也又曰棲鳳  
窩志諸子所棲也邑大夫以公年德漸高郡肅書請鄉

飲為大賓辭甚脩然公亦不恒應素習養生家言一日  
忽危坐而顧諸子曰吾死矣諸子驚泣問故公第曰吾  
屈於生而可伸於死何泣為遂逝鼻垂液交於膝乃悟  
公所謂伸於死者殆仙去不死耶公葬若干年而侍御  
君乞大宗伯姜公銘其幽又撮其行之著者而屬世貞  
表之京山故郢地也公為德不顯而昌厥後未論仙去  
不死能全其真以還造化可謂賢矣敬表其墓道之石  
曰郢君子孫贈公之墓

新野恭簡王繼妃太邢墓表

太邢者故新野恭簡王之繼配而今鎮國中尉碩勲之高王母也父曰南陽護衛指揮邢山母曰常恭人年十六而恭簡王之元妃李薨奉詔以太邢為繼太邢長大白皙端重偉然丈夫子也才亦稱丈夫子而性更柔婉和淑曙於劉中壘曹大家內傳諸書是時李元妃以賢聞妃一遵奉其遺則肅然閭以內也恭簡王之母曰悼僖王妃是為太莊蚤寡能律恭簡王以禮而成其令名

然頗嚴不易事太邢晨暮朝夔夔齋慄也太莊喜謂左右吾不覺失李氏婦新婦殆又勝之當是時恭簡王之邸圯未復而它治羊山寢園工弗贍太邢籌歲祿之八千石而羸曰此天子所以食王者舍而奉先王之寢園可也奉邑厨役若干其直歲八千緡而羸曰以充治邸費可也其它漿脯衣屨烝嘗賓宴之費妾請節縮它入資之凡太邢之所御獲無游足臧無袖指以晝夜勤共其職不四年而二鉅功昂新帑亦漸充矣恭簡王既蚤

孤其於家雖繼而若創諸歲時烝嘗祠宇牲器之屬多弗備太邢請於太莊下僚屬之知禮者議而求之王用是以善為儀聞國中太邢之始歸也元妃之遺胤曰宣懿王彌鎬時甫脫襁褓太邢愛而撫之有加己自有子曰鎮國將軍彌鉞太邢御之嚴不使其抗宣懿也宣懿生而多病恭簡王意弗懌欲傳位於鎮國曰均嫡也太邢固辭吾子安得與先元妃子比乃寢恭簡王廣置媵媵多舉子太邢撫之均於己也有王姬者美而妒最能

當王意頗虐諸姬子太邢陰為保護之王姬恚時時侵太邢太邢寬然弗與校也俄而恭簡王薨太邢之哭欲絕者數矣誓以死殉唐憲王聞而驚止之曰毋遽也若而地下誰與安地上者謂王姬若當殉姬窘自投太邢太邢曰我不死而乃使若死耶無畏王姬卒免國人咸謂太邢長者而以王姬幸生為不平宣懿王既嗣位時時稱疾不任朝會而鎮國美風儀舉止楚楚憲王謂而兄不任執圭而可代理府事歸以白太邢太邢曰彼與



汝俱嫡也而彼長乃使之擁虛器而汝越俎耶鎮國具以辭憲王乃復寢太邢既在位久所奉太莊復前薨國連有大喪而宣懿王鎮國夫婦亦偕不祿太邢上致禮而下致哀所以撫宣懿王之子榮僖王宇滉及輔國將軍宇浹如二子也宇浹瞽而材榮僖稱冢孫矣而所以奉太邢不能備嘗執撻其侍人唐成王聞而欲持以宗正法太邢陽驚曰發不知也殆瞽兒誤傳之耶王乃止益心儀太邢聞迎入宮與王妃用家人上壽語語稱伯

母別敕女奴數十人檐輦行別苑吹樂娛游且授紀善  
白震以彤管傳其懿行粹之朱邸為武太邢辭謝謂未  
亡人安敢以不幸幸也自恭簡而宣懿而榮僖凡三王  
矣太邢相之母之增廓其業而鎮國輔國親其子孫太  
邢俾以其恒祿自給不損王家尺帛斗粟曰吾知有世  
嗣而已年七十六以疾薨成王率國文武臨其長治葬  
祔於恭簡王之窆而躬為志其壙輔國能文章口授其  
子奉國將軍宙松別狀之而奉國之子鎮國中尉碩勲

孫宗正器封咸以文顯重不忍太邢之泯泯為祖德詩  
述而走使二千里乞余表寢園之石嗚呼克順克恭太  
莊忘亡可不謂孝乎相其夫王王業以昌可不謂才乎  
諸子均育而先嫡長可不謂慈乎茹其妬姬而庚覆露  
之可不謂寬乎後其所出不蓄私帑可不謂義乎為婦  
者二世而母五世矣國主儀之國人師之可不謂賢乎  
即太邢所習劉中壘曹大家言能有如其純白全備者  
是宜表

文林郎宛平縣丞古愚吳君墓表

故宛平丞歙人吳君卒於萬曆戊寅所不足七十者一年耳其葬也左司馬汪公伯玉銘之為之嗣若太學生勉學者可以稱孝矣而猶未已也蓋又十二年而謁余金陵以謝茂才少廉介紹而請曰先人之墓木拱矣而石未樹也是十二年之耿耿如一日而今始得先生敢以其表累記室余故善少廉而嚴左司馬之辭許之已而肱篋發故藁則嘗君之父故處士公榮讓墓處士公

之葬也亦左司馬銘之處士公有二子伯為君而仲則  
鴻臚仁仲君之生處士猶在約其少長俾厭藜藿而受  
博士家言處士迎故父之柩於襄陽最後乃得之君年  
十六而從父徒跣行二千里復從歸葬踵為數塚時人  
稱焉已而業成從博士補弟子處士公業益饒始以君  
進補國子士舍是時馬文簡公汝驥為祭酒而李太僕  
舜臣為司業二公斤斤許可顧材君以為利器也然試  
輒不利以久次吏部選人得宛平丞丞於格雖卑而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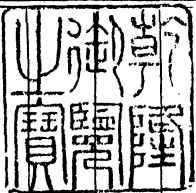
平為赤縣其秩第七品顧最為勞劇所供億縣官非時之責百萃君一切用敏慎承之上時為粥以食餓者事在君君輒未明往人風之曰不過早乎君謝曰吾腹實而往彼腹枵而待我且以為晚也民負稅而繫者且數十人其負可三百緡君撻索而償之數足皆釋去人又風之曰橐可恒繼乎君又謝曰非所及也吾姑行吾所不忍而已宛平二丞君職稅其一丞職馬馬丞桀而騖數侵君任君遜謝弗與較馬丞久而愧之按使者咸多

君治狀婁下旌獎三載當遷君以念處士公老上章乞  
歸亡何仁仲亦謝鴻臚丞歸處士果以家秉委之而身  
猶總其綱處士所以擘畫出入務當於父之意而外拓  
其德處士公好為義舉若建先祠置祀田創義塾治津  
梁甃道路皆君與仁仲成之恒衣大布進惡草具不恒  
置哉而所以奉二尊人柔脆濃鮮不闕處士公與其婦  
偕八十以令終君猶毀瘠不廢孺子慕也既益為政其  
綜理大較如處士公而為義亦不衰居平舉處士公訓

以示子姓曰大人有言勤而不儉猶之乎漏卮也儉而  
不勤猶之乎石田也歛人附之計然之書君無子以仁  
仲之第三子即勉學為子或又風君以君長者必有後  
且幸未耄衰蓋廣勝哉君笑曰吾弟之子非子也乎且  
智者不為子而輕其子之父其他明識多類此君諱正  
己字身之嘗自號古愚其言曰吾故甘吾愚所以系之  
古者非敢自居直也特以去吾詐而已矣是故題其石  
曰宛平丞古愚吳君之墓君始娶於汪汪亦名族也淑



而孝能以儉勤佐君起家而以義成君子德先君卒法  
得附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八